

一个
沉沦天使的

[美]

於梨华

著

人民文学

出版社



I 712-4
386-
C₂

一个天使的
沦落

(美)

於梨华

著

人民

文学

出版

一九九九年

北京



农干院 B0055444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-98-14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天使的沉沦 / (美) 於梨华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9. 6

ISBN 7-02-002771-7

I. 一… II. 於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6355 号

责任编辑: 杨 渡 彭沁阳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09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3

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 13.50 元



作 者 像

她是我笔下最难忘的人物

——序《一个天使的沉沦》

Unless we look at dark and covered wounds,
we can never heal them.

——Edna O'Brien

写了三十多年，当然写过不少人物：可爱的、可憎的、时时想起的、不愿想起的、想起来心里暖烘烘的、想起来全身发冷的，但没有一个像罗心玫（书中女主角）如此令我在写前百般沉思苦恼、写时几次掷笔打算放弃，而写后又心力俱瘁，而又不断地令我夜不成眠的人物。

是不是真有其人？当然有。走在街上，不时会看到如此青春美貌的女孩，在亲戚朋友群中，时常会遇见如此惹人喜欢的女性。不是她们自己，即是她们的女儿、侄甥女。在我自己的生活圈子里，就看到过、听到过，也曾打过交道的这样的女子。罗心玫、她大哥、她二姐、她父母……都是寻常人家的寻常人物。

是不是真有其事？当然有。性骚扰、性凌辱、性虐待、性摧残，当然有。以前，现在，将来。即使像在今日美国社会对此如此不断地揭发及制裁下，仍不时地发生。在东方社会里，尤其在闭塞的小城及乡村，不知有多少比罗心玫身受的凌辱严重厉害多少倍的事件，在不断发生，日日发生。

但罗心玫的故事是不是真人真事呢？当然不是！这是根据

许多听到的、看到的、读到的有关女性，尤其是青少年女性所受到的或轻或重的性骚扰的事件，综合放在一个我们日常看到或接触到或认知到的年轻女性身上，再编织出来的故事。

我看到过、我接触到过，我也熟悉这样一个女孩，不，不少这样的女孩。我看到过她们灿烂的笑，怎么不？她们年轻美貌！但我更看到过她们的哭，怎么不？她们承受过这一类不可告人的凌辱与摧残。我看到过，我更忘不了！《一个天使的沉沦》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我旅行到过不少地方，我送走了不少岁月，但罗心玫一直与我同在，于是我对她说：“好，我把你写出来！”一个她，许许多多她。写前负担沉重，写时心情沉重，写完后，也一点不轻松。因为，她的沉沦，实在不是她的错啊！

是的，在本书连载前的访问中，我曾说过我是为女性而写，是为了受到过性摧残或其他身心摧残后被击倒的、有口不能说、有笔无法写的女性们而写。但事实上，在我自己重读之后，我觉得不仅如此。此书更揭开了人性脆弱的一面；心玫的逐步下沉，既是外界的压力，也是内在的脆弱，她的，一般人的。所以，她是天使，也是凡人。

她杀了人，但她是否犯了罪？

我把她放在牢里，但我日夜不安，因为我不能确定，她是否该坐牢。

因此，她成了我笔下刻画出来的许多人物中，最难忘记的一个。

於梨华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夜于纽约奥本尼

目 录

她是我笔下最难忘的人物

——序《一个天使的沉沦》 [美国]於梨华(1)

一个天使的沉沦 (1)

附录:

问天下多少小三子 (台湾)王鼎钧(276)

沉沦背后的问题 [新加坡]尤 今(283)

於梨华作品目录 (286)

一个天使的沉沦



序 幕

从我家到机场，安琪湖是必经之地。虽被称为湖，实际上比湖小，比池塘大。冬天酷寒的日子，湖上结一层厚冰，历久不化。不怕冷的孩子们常在湖上滑冰。有时湖边的鸢尾都已冒出绒黄浅紫的头来，还有孩童在冰上滑过来、溜过去。开车经过，见到一大片苍茫肃杀的枯枝秃桠前，戴着烟红或兔白或橙黄或葱绿雪帽的小人们在冰上穿梭交叉，我就会停下车，或放慢车速，看着。他们被朔风吹得嫣红的双颊，映着湖畔残留的白雪，构成一幅恬静的画面。

当然，他们令我想到自己的童年，五六岁左右的时候，那时也不怕严冬，不怕酷暑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直到那一天。

过了安琪湖，约莫两条半街的样子，就是郭城的第三〇九号州监狱。过了监狱，约莫五分钟的车程，就是郭城机场了。机场倒是常去，接人送人的。先是被父母带着去接家里的亲戚朋友，后来自己开车了，去接送家人或自己的朋友。

有次从机场接父亲的朋友回来，他是学刑事法的，他遥指着一溜占地约一亩的两层楼红色砖房，对父亲说：“现在许多城市的监狱都有人满之患，倒是你们郭城还无此问题，听说这个女牢还有空额。”

父亲带点错愕地说：“这是监狱，怎么我在此地住了这些年都不知道？”

我也转头去看，那一排房子与别的建筑物没有什么差异，但

它的外围有排铁丝网，在它背面有座瞭望台。以前竟没看到，看到了，也没在脑子里注册，这下子被人指了出来，陡然对那排楼房产生了一种没来由的恐惧，也带些好奇，待要细看，车子已开远，看不见了。

此后来去机场，总不免对它瞄一眼，揣摩里面的样子、里面的犯人、里面的生活、里面的日子。

千千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进到里面来，活生生地过着里面的日子。日子，像老人手里的一串念珠，一粒粒地数着，数过来，数过去，用来打发无尽的时光。

0

我父母亲是中国台湾来的高级知识分子。父亲罗梭是生物博士，一直在大学任教。母亲余砢是有名的美术学院的高材生。毕业后开过一两次个展，成绩斐然。但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出世，母亲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爱好，悉心抚养我们，直到我们上了初中，她才到市艺术馆找了个半日工作，同时把车房的一部分装修成她的画室，重新拿起画笔。

在今天这个“分裂的家庭是常情，完整的婚姻是异数”的社会里，我父母的婚姻是个异数。他们不但没有离婚，而且还算琴瑟和谐——虽然中间也有起落，而且父亲有过母亲找不到证据的婚外情——但总的来讲，是和谐的。

我们三兄妹，虽不是个个出类拔萃，但在别人口中的评价里，我们三兄妹拥有三个“最”，大哥罗心玮书读得最好，二姐罗心瑾办事能力最强，我，罗心玫，家人叫我小三子，或小妹、小玫，则是被封为“最”惹人爱的小姑娘。

时常听大人说，一个人的记忆从六岁开始，那以前的事十有八九记不起来，我虽没提出反驳，但心里却不同意。也许我读书不及大哥，办事能力不及二姐，但我的记忆力确是胜人一筹。有次母亲一个学画的朋友来访，聊及她们各自的成就，朋友夸奖母亲，说她既有才华，又能专心。她则差远了，眼睛在画板上，耳朵却听八方，什么事都要顾到，身不由己。母亲还没回答，我插嘴说：“妈画画时，什么也听不见、闻不到，有回把一锅红烧牛肉烧

糊了不算，锅子烧穿，整个厨房都是烟，差点没失火！”

母亲讶异地望着我：“你怎么记得的，小三？炉子是着了火，幸亏那天你爸有事早回，才及时扑灭。不过，你怎么记得的？让我想想，那时你才四岁左右。”

“小时候的事我都记得，还有一次……”

“好了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许多插嘴！去，去把热水瓶拿来，给阿姨的茶添点水。”

不要说四岁，就是四岁以前的事，只要是特殊一点的，有时也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脑子里蹦出来，头头是道地说与母亲听，常使她吓一跳。笼统地说，我六岁前的日子，真可以说过得无忧无虑，装在记忆箱里的，多半是欢喜的事。我记得那时父母的朋友们都叫我开心果，因为我的脸总是开扬的、欢乐的、喜滋滋的，感染到我周围的人，像二月阴霾的天空忽然洒下千万道阳光一般，都随着我笑逐颜开起来。

我父亲是个典型的科学家。他为人拘谨，行为正直，日夜钻研于他的小世界里；从学校的实验室到家里的书房。对他四周其他的事物，他付出勉强及格的关注。那种关注，与他事业的进展成反比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成长期，正是他极力建立他自己事业的阶段，他没有精力与时间放在我们身上，母亲常用一句话为父亲辩护：“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我记得在晚饭桌上，惯常问我们三兄妹的几件事乃是：功课跟得上吗？算术上有困难吗？没有同别的小朋友打架吧？

问得多了，大哥闷头吃饭不回答，二姐只不耐地点头摇头再摇头代表回答，我则源源不绝地告诉他谁同谁吵了架，被人告到训导处。英文老师今天穿的是条红裙子，抬手写黑板时露出里面的白衬裙，好几个女生咕咕笑，莎莉还叫别人看，莎莉今天的饭盒里没有花生酱三明治，只有一只烂苹果，她说她母亲昨晚又

喝醉了，今早起不来，没人给她做三……母亲终于说：“小三，还不快吃，菜都冷了！”

饭后父亲照例回到他的烟斗间——书房。母亲不喜欢闻烟斗的气味，限制父亲只能在他书房抽。他进书房之后，我们多半要到第二天吃晚饭时才再看到他。我们睡觉时，他还在书房工作——母亲再三叮咛我们：没有重大的事，绝对不能去敲书房的门。第二天我们上学时，他还在卧室睡觉。所以直到我小学毕业，父亲只是个每天来吃晚饭的客人。

照说周末应该是父亲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子女身上，像隔壁美国人家庭雷诺的父亲那样。雷诺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，他星期六只看半天病人，下午带雷诺去公园，让他妻子有半天完全自由，做她喜欢做的事。星期日他一早起来，为全家做早餐。然后，他会趴在地上和雷诺（他与我同岁）玩各种菲雪（Fisher）公司出品的拼搭游戏。中午一家人去麦当劳吃汉堡饼，下午如有卡通电影，一家四口同行，晚上则请个高中生来看顾雷诺兄妹，父母则穿戴得十分考究地到情调好、价格高的餐馆消度一个没有孩子骚扰的夜晚。

这些都是每个星期一在学校吃午饭的雷诺边啃苹果边告诉我，我一放学又巴巴地报告给母亲听的消息，末后一定千篇一律地问：怎么爸从来都不带我们去看卡通，总是你一个人带我们出去玩？！

我记忆中从没有父亲趴在地上和我们，尤其是大哥，玩什么拼搭的游戏（他只教过大哥下象棋，大哥半歪在椅上思考，父亲则是坐得笔直的）。父亲个子细高，膀子同上身特长，下巴外伸，一双手，比一般女性，连我母亲在内，都柔软，是一双最适合翻书及拿烟斗的手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他是个天生没有运动细胞的人。四肢齐全，但毫不协调。从直立到蹲下，甚难，从下蹲到

直立,更难。所以他很少蹲下来,趴在地上,那更是他不能想象的。

我成年之后,有次和他谈起为什么自小我们三兄妹都同他不能打成一片,他吃惊地说:“打成一片?父亲是一家之主,要维持他的尊严,怎么可以同子女打成一片?!”

现在我坐在牢里,想得最多的是我六岁以前的童年。那段日子里惟一的遗憾乃是时常缺席的父亲。有时禁不住思忖,父亲对我们的疏忽是否是造成以后发生的悲剧的原因,或是原因之一?!

我六岁那年,住在香港姑妈家的祖母病了,打电报来要父亲去港。那时春季学期还没有结束,父亲走不开,游说母亲代他去探病,同时还可以弯到台湾去看她的父母,还借此到外地散散心,一举三得。母亲好些年都闷在家里做主妇,母亲、司机、厨师、园丁、清洁工、督学;所有的不做看得见,做了看不见的无从归类但名堂繁杂的事务,连我们三兄妹都看得出来她是从内到外都疲惫不堪的样子。父亲的要求,她思考了两天,又同大哥二姐商讨,得到他们“会好好照顾自己同父亲”的保证之后,终于同意去港。把我带着,因为我要到九月才上小学一年级。

1

我对香港印象良好,又有山,又有水,而山水都在眼前。好多好吃的餐馆,吃不同味道的东西。第一次姑爹带我们去一艘大船,他领着我去水缸前,看一条大鱼在水里逍遥遨游。不一刻已被人端到桌子上,静卧在椭圆形的盘子里。姑爹说:就是你刚刚指的那条。筷子下去,他夹了大块嫩白的鱼肉放在我盘子里,我对它瞪着,却不肯吃,心里后悔着刚刚不该指的,要不它还在水里游。鱼虽没有吃,但吃了其他好吃的东西,出门时掉头不去看水缸。回到家,偷偷对着母亲难过:那条鱼,是我害死的!母亲笑着纳我入怀:“小傻瓜,你不指姑爹也会叫他们烧了来吃的!”

除了上餐馆,我也喜欢去天星码头坐渡轮。坐在船上时,觉得九龙与香港隔得很远。有时浪大,我看到对岸的楼房歪来歪去,急得拉紧母亲的手臂大叫:要倒喽,房子要倒喽!然后双手蒙住脸,把脸藏在母亲的怀里,她边笑边说:“小笨蛋,那是船在晃动,房子怎么会倒!”

我喜欢晚上过海,天凉了下來,天上的星粒与两岸高楼里的灯像只庞大的光圈围住一片水,我们就在闪烁晶莹的星光里慢慢前行。夜渡时我爱紧挨着母亲坐在有背的条凳上,把头靠在她柔软的胸口,觑着眼,想象着灿烂的光粒纷纷落向我们的怀里,我和母亲。这时母亲是我一个人的。

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她姑子一家人。祖母则是在大哥出世

前来过我们家的，住到二姐满月后才离美回港，前后两年多，好像同母亲处得并不愉快。但那年我们去香港探她的病，她待母亲极好。她有哮喘病，发起来无法平睡，只能半坐半靠过夜。我们抵港时她已由医院回家休养，见了我们自是格外高兴。我叫了声阿婆，她忙把我搂入怀里：“啊唷我的乖囡，长得比照片上俊得多多哩！”她说的是道地江西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由母亲翻译给我听。“几岁了，身体可壮？上学了没有？”

她的手柔软无骨，摩挲着我的脸颊，十分舒适，我一下子就喜欢了她。她十分老了，满脸都是皱纹，下颚底下并排竖着两片薄皮像刀片。她说话时它们一闪一闪的，我真想伸手去摸它们一下，却又不敢，但我的眼睛却死盯着它们。母亲把我牵开：“小三，不要黏住阿婆，来，见过姑妈。”

姑妈长相神情同父亲一个样。身子瘦高，脸容狭长，架了副眼镜，翘了个下巴。看起人来眯细着眼，两条眉微蹙，好像要从对方脸上找出什么破绽似的。她把我打量好一阵，朝母亲说：“怎么一点也不像罗梭，也不像两个大的？”

母亲说：“都说小妹特别像我，两个大的比较像罗梭，尤其脸的轮廓。姐夫在上班？”

“啊呀，武德可忙哩！每天六七点才从写字间回来，吃个晚饭都不得安宁，电话不停。那个忙法，总有一天把身子拖垮！”阿婆插口说，睨了姑妈一眼，好像有责怪她的意思。

“罗梭说姐夫是开厂的？他也不清楚是什么厂。”母亲带笑说，“你是知道罗梭脾气的，姆妈，除了他的生物，他对什么事都不留意的，连心玮他们三兄妹的生日，每年都是要我提醒他。”

“小梭子，他真是个书呆子。”阿婆说，“和他姐夫是无法比的。武德十年前赤手空拳到香港来，现在倒有好几个厂了，什么绒线衣厂、电器厂的，我都搞不清其他名堂。他一些上海朋友，